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



古文獻學基礎知識叢書 主編：裘錫圭 楊忠

集部要籍概述

曾棗莊 著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蘇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古文獻學基礎知識叢書 主編：裘錫圭 楊忠

集部要籍概述

曾棗莊 著

書 名 古文獻學基礎知識叢書
集部要籍概述
叢書主編 裘錫圭 楊 忠
本冊作者 曾棗莊
責任編輯 樊曼莉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蘇教育出版社(南京市馬家街 31 號 210009)
網 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團網址 鳳凰出版傳媒網 <http://www.ppm.cn>
經 銷 江蘇省新華發行集團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印 刷 常熟市華通印刷有限公司
廠 址 常熟市虞山高新園陽光大道 28 號 郵編 215557
電 話 0512-52391383
開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張 16.75
插 頁 1
字 數 245 000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數 1—3 125 冊
書 號 ISBN 978-7-5343-8145-4/G·7782
定 價 28.00 元
批發電話 025-83260760, 83260768
郵購電話 025-85400774, 8008289797
短信諮詢 10602585420909
E-mail jsep@vip.163.com
盜版舉報 025-83204538

蘇教版圖書若有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提供盜版線索者給予重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集部要籍概述/裘锡圭,杨忠主编.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6

(古文献学基础知识丛书)

ISBN 978-7-5343-8145-4

I. 集... II. ①裘...②杨... III. 古典文学-作品-简介-中国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2309 号

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规划重点项目

前 言

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創造了燦爛輝煌的古代文化，留下了浩如煙海的文獻典籍。這些文獻典籍不但是中華民族幾千年積累起來的巨大精神財富和重要文化遺產，也成為人們瞭解和研究古代中國的歷史文化、傳承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要依據之一。隨着歷史的變遷，人們使用語言、文字的習慣漸有差異，歷代的典章制度又時有變化，後人閱讀古人的文獻典籍日漸困難，需要對古代文獻典籍加以訓解和闡釋，而社會上抄存流傳的文獻典籍也需要有人加以整理編集。事實上孔子對《六經》的整理，便是最早的較系統的古籍整理工作，而西漢成帝時期劉向、劉歆父子等人對群書的校勘，更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組織的大規模文獻典籍整理工作。此後歷代王朝幾乎都設有專門機構，負責國家典藏圖書的整理和書目的編製，廣大知識分子也不斷分散進行着對文獻典籍的整理與研究工作，形成了優良的傳統，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並在實踐的基礎上總結出了古文獻學的理論、體系和內容、方法，形成了以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文化史等為中心的知識體系，而這些古文獻學基礎知識也就成為人們閱讀、理解古代典籍與研究探索古代學術文化所必備的知識基礎。

新中國建立後，為了繼承和弘揚祖國文化遺產，國家於1958年開始籌劃建立培養古籍整理研究人才的學科與專業，並於1959年在北京大學設置了第一個古典文獻專業。1983年隨着國家經濟文化事業的發展，各地大學紛紛設立古典文獻專業及古文獻研究所。古典文獻專業除北京大學外又增加了杭州大學（現浙江大學）、上海師範大學、南京師範大學等三家，形成了四個培養古文獻學本科生的基礎專業，數十所大學建立了古文獻（或古籍整理）研究所。為了統籌並指導全國大學中的數十個古籍研究所和四個古典文獻專業的相關業務工作，教育部於



1983年秋季成立了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古委會)。古委會受教育部委託,負責組織、協調全國高校的古籍整理研究和古文獻專業人才培養工作。

經過若干年的努力,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前期,四個古典文獻專業的課程設置和教學計劃逐步完善,各古籍研究所在從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同時,也招收了不少古文獻學碩士生和博士生,古典文獻專業和古文獻學科建設日益發展。由於四個古典文獻專業所在單位的學科基礎和課程設置互有差異,爲了提高古典文獻專業的教學質量,在古委會領導的安排下,古委會設立的“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小組”的專家同古委會秘書處人員一起,與四個古典文獻專業的負責人和教師共同協商,採取了一系列提高教學質量的措施。在教學實踐中,大家也認識到,儘管四個古典文獻專業的具體情況不盡相同,但基礎課程的設置應大體統一,而爲了保證教學質量,課程內容應該有一定規範,同時要有一套質量較高的教材或教學參考書。鑒於各古籍研究所招收的研究生中有不少人在本科學習階段很少接觸古文獻學課程,他們的古文獻學基礎知識不夠扎實,爲了提高研究生的質量,也需要有一套古文獻學基礎知識叢書,作爲他們學習時的教學參考書。

爲此,在當時的古委會常務副主任兼秘書長安平秋先生(現任古委會主任)主持下,成立了古文獻學教材編委會,並委託我們二人任主編,規劃教材的編寫工作。自1995年始,編委會經過幾次協商,爲了適應社會需要,擴大讀者面,決定編一套《古文獻學基礎知識叢書》。當時的想法是,《叢書》既能作爲古典文獻專業本科生的教材或主要教學參考書,也能作古文獻學科研究生及古代文學、古代歷史、古代哲學和宗教等學科研究生的參考書,還可以作爲廣大文史工作者和愛好者的參考讀物。編撰宗旨明確之後,編委會在全國高校範圍內聘請有關專家承擔《叢書》的撰稿工作。經過幾年努力,書稿陸續完成,現在呈現在讀者面前的《叢書》共十一種,書目及著作人如下:

- 音韻學概論 麥耘
訓詁學概論 方一新
古籍版本學 黃永年
校勘學概論 張涌泉 傅傑
文史工具書概述 趙國璋等

古代文化知識 楊忠、劉玉才等

文獻學文選 孫欽善

經部要籍概述 董治安等

史部要籍概述 黃永年

子部要籍概述 黃永年

集部要籍概述 曾棗莊

當時規劃《叢書》時，還有三種書稿亦已聘請有關專家撰寫，即《古文獻學概論》、《文字學概論》、《出土文獻選讀》（上下冊），因撰稿人的身體情況或其他原因，以上三部書稿未能在此次出版。

《叢書》的編撰工作一直得到古委會領導的關心與支持，承擔書稿撰寫任務的各位專家都同時承擔着繁重的教學與其他科研任務，他們在百忙中辛勤寫作，其中《音韻學概論》、《訓詁學概論》、《古籍版本學》、《校勘學概論》、《文史工具書概述》、《古代文化知識》等六部書稿早在1997年、1998年即已交稿付排，原計劃此六種先行出版，後來由於出版社希望一次推出發行，而後續書稿交稿時間不一，出版時間也相應拖延，我們二人作為主編自然負有主要責任，謹在此向先交稿的作者們表示歉意。

《叢書》由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出版社有關領導非常關心《叢書》的出版工作，明知《叢書》的讀者對象有限，不會有什麼經濟效益，仍然將《叢書》列入出版規劃。出版社副總編輯徐宗文先生和《叢書》的責任編輯章俊弟、吳葆勤、王許林、任暉、李豐園、周敬芝、樊曼莉為《叢書》的出版費盡心力，在此，一併表示謝意。

裘錫圭 楊忠

2005年8月12日

序

中國古籍的傳統分類法是所謂四部分類法，即把我國古籍分為經、史、子、集四大部類。集部又分為總集、別集、詩文評三類。收個人詩文詞者謂之別集，收多人詩文詞者謂之總集，詩文評則指文論專著以及詩話、詞話、文話（包括賦話、四六話之類）。

今存歷代目錄書的分類和編序多有不同，如晁公武的《郡齋讀書誌》以楚辭類、別集類、總集類、文說類為序，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則以楚辭類、總集類、別集類、詩集類、歌詞類、章奏類、文史類（按其內容即為詩文評類或文說類）為序，置楚辭類、總集類於別集類之前。《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八《集部總序》云：“集部之目，《楚辭》最古，別集次之，總集次之，詩文評又晚出，詞曲則其間餘也。”《四庫全書總目》集部提要，即以楚辭類、別集類、總集類、詩文評類、詞曲類為序。其後一些目錄書，如《中國叢書綜錄》，亦大體以此為序。其實，集部的編纂，應以總集為最古，別集略後，詩文評出現最晚。今存別集，始於漢代，如《賈長沙集》、《司馬相如集》、《揚子雲集》等，但皆後人所編；直至六朝，始自編次，南齊張融有“文集數十卷行於世，自名其集為《玉海》”（《南史·張融傳》）。追溯歷史，總集的編纂比別集早得多，《詩經》為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尚書》為我國最早的文章總集，因已尊為經，故未入集部，而總集一般以《文選》為首，故《四庫全書總目》以總集在別集之後。《楚辭》實亦總集，《隋書·經籍志·集部》以《楚辭》別為一門，歷代沿襲。《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八《楚辭類》云：“漢魏以下，賦體既變，無全集皆類此體者。他集不與《楚辭》類，《楚辭》亦不與他集類，體例既異，理不得不分著也。”這裏既說明集部中《楚辭》單為一門的原因，實際也說明了《楚辭》實為比較特殊的總集。故集部的編纂，以總集為最早，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的排序是比較合理的。



別集多為詩文合集。詞曲集為別集的一部分，因古人往往輕視詞曲，視詞曲為小道，故多集外單行，這才在別集之外出現詞曲集。如晏殊的《珠玉詞》、歐陽修的《六一詞》、蘇軾的《東坡詞》、賀鑄的《東山詞》，都是集外單行。到了南宋情況才開始改變，詞作開始收入文集，如張孝祥《于湖居士集》收有詞四卷，陸游《渭南文集》收有詞二卷。南宋人編刻北宋人文集，也開始收詞，如乾道間刻《類編黃先生大全文集》收樂章一卷，慶元間編刻《歐陽修全集》收詞三卷。但即使南宋以後，多數詞仍是集外單行，正如朱彝尊《詞綜發凡》所說：“唐宋以來，作者長短句每別為一編，不入集中，是以散佚最易。”已收入文集的詞，往往也有單行本，而內容卷次也往往與文集所收不同，如歐陽修另有《醉翁琴趣外編》六卷，張孝祥另有《于湖先生長短句》五卷、《拾遺》一卷。總集亦如此，詞總集、散曲總集、戲劇總集往往單獨為一類。

為不把《楚辭》與總集分置別集前後，把別集與詞曲集分置總集前後，故本書以總集、別集、詩文詞評為序（詞曲集附於別集類中講）。總集、別集均按詩文合集、文集、詩集、詞集、散曲集、戲曲集的順序編排，有則論，無則缺。

本書為《集部要籍概述》，戲曲屬集部詞曲類，故作概述；小說歷來歸子部，故不屬本書論述範圍。

總集皆分類概述，各類內部不按作者或編者所屬時代編排，而按該書所涉內容的朝代先後為序，同一朝代的總集則依編輯的時間先後為序，分為辭賦總集、詩文總集、地方性總集、文章總集、詩歌總集、詞總集、戲曲總集等類。《中國叢書綜錄》總集類還有郡邑、外國、氏族、唱酬、尺牘、諺語、課藝等類。其中只有地方性總集對研究地方文獻頗重要，附於詩文總集中介紹；唱酬性總集中也有一些開詩歌流派者，如《西崑酬唱集》，附於詩歌總集中介紹；其他多數類別，沒有特別重要的總集，故皆略去。

明以前的總集實為選本，明以後，詩、文、詞、曲都出現了鉅細兼收的全文總集，故最後單設全文總集一類，系統介紹這一類總集。

別集皆以朝代、作者時間先後為序作概述。因為別集收個人詩文，多數別集都是詩文合集，但也有一些作家除詩文合集外，還有單獨的詩集、文集、詞集、戲曲集，故別集皆以作家為單位，其詩文集、詩集、文集、詞集、戲曲集均在該作家名下一起概述。

詩文詞評按詩話、詞話、曲話、文話(含賦話、四六話)等分類概述。

中國古代典籍數以十萬計,本書不可能一一作介紹,只能作重點介紹。有的只能略去,有的則在介紹某書時附帶說明,如論《全唐詩》就順便把明人胡震亨編的《唐音統籤》、清初季振宜編的《唐詩》提一下。總的原則是宋以前從寬掌握,宋以後因印刷術發達,存世典籍大增,只能擇要介紹。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總集概述	(1)
第一節 總集類型及其功用	(1)
第二節 辭賦總集	(6)
第三節 詩文總集	(10)
第四節 地方性總集	(22)
第五節 文章總集	(25)
第六節 詩歌總集	(36)
第七節 詞總集	(56)
第八節 戲曲總集	(61)
第九節 全文總集	(66)
第十節 總集的通病	(78)
第二章 別集概述	(82)
第一節 四部之書,別集最雜	(82)
第二節 後人“追錄”的兩漢別集	(88)
第三節 魏晉南北朝別集	(92)
第四節 隋唐五代別集	(103)



第五節	宋遼金元別集	(132)
第六節	明清別集	(176)
第三章	文論專著與詩文評概述	(210)
第一節	《文心雕龍》與宋以前的詩文評	(210)
第二節	宋遼金元詩話	(216)
第三節	明清詩話	(231)
第四節	歷代詞話曲話文話	(246)



第一章 總集概述

第一節 總集類型及其功用

總集的編纂，始於先秦。孔子刪定的《詩經》，雖歷來劃歸經部，但實際上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分為風、雅、頌三大部分，其下又分為各個小類，實開以後總集以體標目、以文（詩）繫體之例。西漢劉向所編的《楚辭》，是我國現存第二部最早的總集，此集收入屈原、宋玉、景差、賈誼、淮南小山、東方朔、嚴忌、王褒、劉向等人的辭賦，實開以後總集以人標目、以文繫人之例。

魏晉南北朝人所編的總集大都以體標目。晉人摯虞編的《文章流別集》“其書雖佚，其論尚散見《藝文類聚》中，蓋分體編錄者也”（《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序》）。南朝梁蕭統所編《文選》，是分體編錄的總集典型，全書按賦、詩等不同體裁分類，每類之下又按內容分為若干小類，以後的總集多採用這種體例。南朝徐陵編的《玉臺新詠》，前八卷收自漢至梁的五言詩，第九卷收歌行，第十卷收五言歌詩，也是分體編錄。

唐人所編總集，不少是以人標目，以詩繫人，如元結的《篋中集》、殷璠《河嶽英靈集》、芮挺章《國秀集》、令狐楚《御覽詩》、高仲武《中興間氣集》、姚合《極玄集》等等。總集發展到唐代，形式已逐漸增多，出現了專載同人會宴詩的《高氏三宴詩集》、專收唱和詩的《松陵集》、專收某氏兄弟作品的《二皇甫集》、《竇氏聯珠集》等。

宋代隨着印刷術的發達，人們所編總集，規模越來越大。《文苑英華》上承《文選》，收魏晉至唐代的詩文多達一千卷（參見《文學遺產》2004年第3期凌朝棟《〈文苑英華〉收錄詩文上限考略》）。《樂府詩集》上起陶唐，下訖五代，總括歷代樂府。唐人選唐詩十種，規模都較小。

宋代開始出現旨在反映一代詩文風貌的斷代總集，如《宋文選》、《皇朝文鑑》等。《五百家播芳大全》亦皆錄宋文，題“五百家”，實為五百二十家，網羅頗富。宋人除繼續編有唱和集（如《西崑酬唱集》、《同文館唱和詩》、《坡門酬唱集》等），家集（如《清江三孔集》、《三劉集》、《二程文集》等）外，一些新的總集形式，如專收地方文獻的《會稽掇英集》、《嚴陵集》、《成都文類》、《天台集》、《赤城集》；專收某一方面內容的總集，如《古今歲時雜詠》、《聲畫集》（專收宋人題畫詩）、《回文類聚》、《唐僧宏秀集》（專收唐代僧人之詩）。為適應科舉考試的需要，宋代還出現了《論學繩尺》、《文章軌範》、《十先生奧論》等總集，這些書皆“不出科舉之學”，“為當時舉業而作”。隨着宋代理學的形成，還出現了以宣揚道學為宗旨的總集，如真德秀編的《文章正宗》。《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序》說：“《文選》而下，互有得失。至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始別出談理一派，而總集遂判為兩途。”所謂兩途是指北宋以前的總集多為“文章之士”從文的角度編選的（即使在北宋以後，這種總集仍占優勢），而從南宋起，“道學之儒”從宣揚道學出發，編了一些“以理為宗”的總集。

元人所編總集也很多，但其體式尚未突破宋代的總集。到了明代，出現了旨在求全的斷代總集。明以前的總集，實際上都是選集。《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的第一部總集即為《文選》，書名就已表明它是選本。蕭統《文選序》說：“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後之總集，儘管寬嚴標準不同，識鑒能力有別，但在主觀上多以“略其蕪穢，集其清英”為目的。即使多達一千卷的《文苑英華》，實際也不過是大型選本。周必大《文苑英華跋》說：“是時印本絕少……修書官於（柳）宗元、（白）居易、權德輿、李商隱、顧雲、羅隱輩，或全卷收入。當真宗朝，姚鉉銓擇十一，號《唐文粹》，由簡故精，所以盛行。近歲唐文纂印寢多，不假《英華》而得傳，況卷帙浩繁，人力難及，其不行於世則宜。”從這段話不難看出，《文苑英華》“全卷收入”者不過柳宗元等數家，而周必大對此還頗不以為然，這很能代表宋以前人的看法。明人梅鼎祚編歷代《文紀》（《皇朝文紀》、《西漢文紀》、《東漢文紀》、《西晉文紀》、《宋文紀》、《南齊文紀》、《梁文紀》、《陳文紀》、《北齊文紀》、《後周文紀》、《隋文紀》和《釋文紀》），則“鉅細兼收，義取全備”，在選本式的總集之外，開全文總集之體。

梅鼎祚這種“鉅細兼收，義取全備”的總集形式，對後世影響甚大，

以後所編的斷代或通代的分體總集，多採用“義取全備”的體例。清人編總集的氣魄大，所編《全唐詩》，“自有總集以來，更無如是之既博且精者矣”；《全金詩》，“金源一代之歌詠，彬彬乎備矣”；《歷代賦匯》，“二千餘年體物之作，散在藝林者，耳目所及，亦約略備焉”（均見《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五》）。這些話雖不無頌主之嫌，但稱其“博”是大體合乎實際的。其後編成的《全唐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亦“義取全備”。近人和今人所編的《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全宋詞》、《全金元詞》、《全元散曲》、《全宋詩》、《全宋文》，現在正在編纂的《全清詞》、《全明詩》，亦以“全備”為宗旨。特別是現在，選本式的總集，一般都叫選集；今人心目中的總集，主要是指“鉅細兼收，義取全備”的總集。

由此可見，在今存近千種總集中，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就時間看，有通代、斷代之分；就文體看，有兼收詩文的，也有單收某一文體的；就編纂體例看，有以體標目，以人繫體的，也有以人標目，以文繫人的；就收文寬嚴看，有求精（選本式的總集）、求全之別；就選文標準看，有“文章之士”和“道學之儒”選文角度的不同；就纂修者看，有私修和官修，個人編纂和集體編纂的不同；就總集內容看，品種尤繁，有專收某地文獻的，專收某家父子兄弟詩文的，專收一時唱和之作的，專收某一流派的，專收某一詩社之詩的，等等，不一而足。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序》說：“文籍日興，散無統紀，於是總集作焉。一則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並有所歸；二則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是固文章之衡鑒，著作之淵藪矣。”這段話簡明扼要地闡明了總集的功用。

第一，使分散之詩文有所統紀。如前所述，衆多的總集往往是從不同角度編纂的，這就給我們的研究提供了比較完備的資料，省卻很多翻檢之勞。要研究唐詩，《全唐詩》就提供了比較完備的資料，它不僅收集了唐人別集中的詩，而且收集了已無別集傳世的唐人詩篇。要研究宋詞，《全宋詞》也提供了比較完備的重要資料，它不僅收集了宋人詞集中的詞，而且還收集了已無詞集傳世的詞人逾千家，並作了大量考訂。要研究辭賦演變，《歷代賦匯》為我們集中了“上起周末，下訖明季”，上下“二千餘年體物之作”。要研究地方文獻，例如要研究蜀中文化，《成都



文類》(題宋袁說友編)、《全蜀藝文志》(明周復俊輯)、《四川集》(明曹學佺輯)、《蜀詩》(明費經虞輯)、《蜀雅》(清李調元輯)、《宋蜀文輯存》(今人傅增湘輯)就收集了豐富的巴蜀文獻。特別是後一種,因成書最晚,網羅更富。

第二,在歷史推移中,不少人的集子已經失傳,他們的部分詩文全賴總集以傳;部分總集,特別是斷代總集旨在“網羅放佚”,“零章殘什”亦一一收錄,這就為輯佚辨僞、作者考訂提供了不少材料。《四庫全書總目》對各種總集存文之功,作了充分的肯定。曹植《棄婦篇》、庾信《七夕詩》,本集皆失載,而《玉臺新詠》可補其闕。白居易《江南贈蕭十九詩》、賈島《贈杜駙馬詩》,本集皆失載,而《才調集》可補其闕;李商隱《樊南甲集》、《樊南乙集》早已失傳,今所存者,乃從《文苑英華》錄出。《張說集》雖有傳本,但《文苑英華》多出雜文六十一篇。《嚴陵集》所收,除有專集者數人外,多數皆不知其名或雖知其名而不見其集,全賴此書略存梗概。《播芳大全》收宋文達五百多家,宋人專集不傳於今者亦賴此書以存一二。《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六《同文館唱和詩》云:“諸家專集,惟(張)耒《柯山集》、(晁)補之《雞肋集》、(孔)武仲《清江三孔集》,今尚存於世。其餘如(曾)肇之《丹陽集》、(鄧)忠臣之《玉池集》,已佚不傳,實藉此以見一斑,即有集諸人,以集本校之,亦頗互異……未嘗不藉為參訂之助矣。”梅鼎祚所編歷代《文紀》,特別是《皇霸文紀》收文很濫,《四庫全書總目》譏其“一真百僞”,但同時也承認它“網羅繁富,周秦以前之作,莫備於斯。蕪雜之中,菁英不乏”。

總集對訂正訛誤,考核異同也頗有益。《四庫全書總目·才調集》提要說:“沈佺期《古意》,高棟竄改成律詩;王維《渭城曲》‘客舍青青楊柳春’句,俗本改為‘柳色新’;賈島《贈劍客》詩‘誰為不平事’句,俗本改為‘誰有’。如斯之類,此書皆獨存其舊。”《同文館唱和詩》提要說:“有集諸人,以集本校之,亦頗互異。如(晁)補之五言‘官醪持餉婦’,《雞肋集》‘官醪’作‘官壺’;七言‘詩似涼風淒有興’句,《雞肋集》‘淒有興’作‘來有思’。此類頗多,題目亦往往不相合。亦未嘗不藉為參訂之助矣。”以上所舉,未必皆總集為是,別集定誤(如“楊柳春”與“柳色新”,孰是孰非,恐怕就需斟酌),但至少有助於我們考核異同。有的總集還確實有益於訂正錯訛,如《張耒集》僅存寫本,字多舛訛,即可據《蘇門六君子文粹》勘正。



總集對考定作者生平，辨別作者時代，往往也提供了十分可貴的資料。如唐人姚合編的《極玄集》，收二十一位唐人之詩，幾乎給每位作者都寫有小傳，“總集之兼具小傳，實自此始”。《唐書》稱劉長卿為河間人，而《極玄集》作宣城人；諸書稱皇甫曾、皇甫冉兄弟同登進士第，而《極玄集》稱皇甫曾為天寶十二載進士，皇甫冉為天寶十五載進士（《極玄集》提要）。這都為我們考訂作者籍貫和仕履提供了可貴的資料。《玉臺新詠》提要說：“馮惟訥《詩紀》載蘇伯玉妻《盤中詩》作漢人，據此知為晉代；梅鼎祚《詩乘》載蘇武妻《答外詩》，據此知為魏文帝作；《古詩》‘西北有高樓’等九首，《文選》（作）無名氏，據此知為枚乘作；《飲馬長城窟行》，《文選》亦（作）無名氏，據此知為蔡邕作。其有資考證者亦不一。”我們當然不能像《四庫全書總目》作者那樣盡以《玉臺新詠》為是，直至現在對以上諸篇的時代和作者仍有不同意見。但它至少使我們知道時代和作者有歧見，尚需進一步研究。

第三，總集還為我們研究各個時代的文風以及總集編纂者的審美趣味提供了十分寶貴的原始資料。從《詩經》可看出先秦的詩歌風貌，從《楚辭》可看出秦漢之際的文學風貌。《文選》不錄“孔父之書”、“老、莊之作”等經、子類書，對史書也只錄少數“讚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者（蕭統《文選序》），這就說明文學已從其它部類中獨立出來。《玉臺新詠》多收綺羅香澤之詞，這正反映了梁、陳文人的審美情趣。今存唐人選唐詩十種，也頗能反映作者的詩歌主張。元結《篋中集》，僅選七個人的二十四首詩，儘管編者聲稱只是就“篋中所有，總編次之”，但顯然與他不滿“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為辭，不知喪於雅正”有關，故只選沈千運等“凡所為文，皆與時異”（元結《篋中集序》）者的作品。殷璠編《河嶽英靈集》，明確提出“編者能審鑒諸體，詳所從來，方可定其優劣，論其取舍”的編選原則，他不滿“理則不足，言常有餘，都無興味，便貴輕艷”的作品，他“惡華好樸，去偽從真”，只選“聲律風骨”兼備的作品，對“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權壓梁、竇，終無取焉”（《河嶽英靈集序》）。所選諸人，皆有品題，是我們研究殷璠詩論的重要資料。令狐楚奉敕編纂的《御覽詩》，只取近體，無一古體，反映了當時務以聲律諧婉相高的時代風尚，與元結、殷璠的選詩標準大異其趣。宋初楊億諸人“歷覽遺編，研味前作，挹其芳潤，發於希慕，更迭唱和”，由億編成《西崑酬唱集》，其詩皆“雕章麗

